

# 鸣沙山听沙

张抗抗

鸣沙山，我又来了，来看你。  
在敦煌城里，若是遇上合适的角度，偶尔一抬头，就望见了你。你的身子一半在阳光下，另一半在阴影里，你微微翘首，严峻地仰望着天空，沙脊的轮廓如刀刻一般刚硬，又如漫坡流水一般柔软。你的脚下是无垠的黄沙、起伏的沙丘，伸展延绵翻腾。你耸立着，比周围的沙丘要高出许多，由于你站在沙丘之上，所以你不再是沙丘，而被称为沙山，不是聚沙成塔而是聚沙成山。那些细米粒状的黄沙，究竟是何时或如何变成硬的山呢？我只看见，那么多年过去，你站在城郊那个固定的位置地方一动不动，仍如我当年见到的样子——稳稳当当、笃笃定定，不增不减，不高不低。

时光已过去多久了？上一次来敦煌，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光阴如同一条内陆河，扎入沙漠腹地消失无踪。二十五年倏忽而过，人已两鬓微白。而鸣沙山，你的沙依旧、你的山依然。

《汉书·郡国志》引南朝《晋旧记》云：敦煌“山有鸣沙之异，水有悬泉之神”。西汉时有鸣沙山好似演奏钟鼓音乐的记载。《旧唐书·地理志》载鸣沙山“天气晴朗时，沙鸣闻于城内”。敦煌遗书载鸣沙山“盛夏自鸣，人马践之，声振数十里，风俗端午，城中子女皆跻高峰，一齐蹙下，其沙吼声如雷”。清代《敦煌县志》早已将“沙岭晴鸣”列为敦煌八景之一。

鸣沙山，莫非你是一座音乐之城？鸣沙当歌，莫沙似泣。

鸣沙山，我不是来看你，而是来听你。

那么多年里，我的耳边总是流淌着沙子的鸣响——它们不是河流的汨汨声、也不是海浪的哗哗声、更不是瀑布的轰隆声。它或如沙漏一般细密悄然，或许像一股巨大的泥石流兀然生成，从高处倾泻而下摧枯拉朽，沙声低沉而凌厉，缓慢而尖锐，在瞬间覆盖了摧毁了一切。那个声音多年始终在我耳边挥之不去，曾经，我试图记录它复述它，但我始终无法描述流沙的声音。

二十五年前，千里河西陇上之行的最后一站——敦煌。

去敦煌是为了莫高窟，那座佛教艺术的殿堂。瞻仰千年的洞穴遗存的壁画雕像，是一次朝圣之旅。但心里另有所念，心心念念的，是茫茫大漠中那座神奇的鸣沙山。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气晴朗时，沙鸣闻于城内”，说是在晴朗干爽的刮风天，敦煌城内都能听见沙子呜呜的鸣响。匍匐于沙山脚下的月牙泉，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她蹒起身子，以膜拜的姿态，倾听着来自沙漠的圣乐。

那年夏天的傍晚，我站在鸣沙山脚下。血红的夕阳隐去山后，天空纯金一般闪亮，眼前一片混沌的金黄。鸣沙山被天边的余光勾勒出完美的线条，如同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在暮色中静静蹲伏。天低了地窄了原野消失大海沉没，惟有这凝固的沙山，如同宇宙洪荒时代的一座巨型雕塑群，矗立于塔什拉玛干沙漠的起点或是尽头。

遐想沙漠的起源，亘古荒原，万古寂寥，是太阳的巨磨盘、弯月的尖利齿，把大山啃噬磨砺了一遍又一遍，强劲的朔风经年累月把地壳的表层揉成沙砾，沙子铺满了整个戈壁滩。然而，粉身碎骨的岩石在梦里都希望变回大山，多少个世纪，沙子在风中低声祈祷、或在风中激昂地呼号。沙漠缺水但不缺风，狂风暴雨寒风，一年四季都在大漠巡回。一无所有的沙们只能求助于尘暴，央请大漠上那些一场接一场强劲的干热风，把自己重新筑成一座山。鸣沙山，你是一座山，却不是。你本是连绵的沙丘，和大漠连在一起。但你从沙漠中站起来了，你是站立的沙漠。

鸣沙山在那一刻变得不那么真实——一座沙子聚成的山，线条如此流畅，造型如这有棱有角、轮廓分明。当鸣沙山成为鸣沙山之时，它已是一群雄健而威武的西北汉子，壮硕的胸膛上刻下了粗重的线条。绵延几十公里的山脊，如一道锋利的刀刃，被巨人拗于腰间挥舞于长空之下。风终于塑沙成山，此后的漫长岁月，莫高窟在它敦厚的胸膛里逐年孕育而成。

然而，此刻的沙山，四下静默悄然无声，鸣沙山固执地保持沉默。我并没有听见“好似演奏钟鼓管弦音乐”传来。更没有“城中子女皆跻高峰，

一齐蹙下，其沙吼声如雷”。

我听不见沙鸣。  
那一年，还是有兴致的年龄。干脆脱去了鞋袜，光脚走上沙丘。沙子虽然粗糙，却埋着白昼阳光的热量，有一种温热的暖意，从脚跟缓缓浮起。脚下坚固的沙山分明是柔软松散的，满怀善意和温存。沿着山脊上坡，步履艰难，进一步退半步，只好手脚并用往上爬，像一匹负重的骆驼。沙中的脚窝很深，而地板硬实，不必担心陷落。沙窝似有弹性，席梦思般地托着，起伏伏伏，沉沉浮浮，跳着即兴而随意的舞蹈，在身后扔下一长串飘逸的沙纹涟漪……

也许再不会有比鸣沙山更坦率的山了——它没有外衣没有包装，没有树林没有青苔，一无遮拦地铺陈开去，裸露的身体从容地展示着它优美的体态和曲线。据说金黄色的鸣沙山全由细沙累积而成，沙粒有红、黄、蓝、白、黑五色，若在放大镜下观看，一粒粒晶莹剔透。眼前浩瀚无垠的金沙山银沙滩，蜿蜒起伏形态各异竭尽想象：海湾、新月、烽火台、蟒蛇、帆船、波涛……在安静中露出几分羞怯，坦荡中含有几分矜持，从春到冬，敞开心怀默默地呵护着来往西域的路人。

夕阳渐渐沉落，月亮从大漠尽头悄悄升起。沉浸在月色与天光中的沙山，如同南极海面上漂流的洁白冷冽的冰峰。回望身后，沙坡笔陡如削，四壁悬空。若是乘坐降落伞在山顶上逆风一跃，便徐徐降落到海绵般的沙谷中去。还有用木头和竹子做成的滑板，人坐在上面，双脚收拢，一用力便从沙坡上冲来，如出弦之箭，只需一两分钟时间就滑到了山下。

同伴中却没有谁愿意坐滑板，一个个纵身跃入沙海，双手代桨，挂在陡峭的沙坡上，连滚带爬地往下“出溜”。一时间，前后后人影憧憧，像一座座移动的小沙丘。

据说，人若从山顶往下滑，脚下的沙子会鸣鸣作响；沙粒随人流动，发出管弦鼓乐般的隆隆声响。又说，狂风起时，沙山会发出巨大的响声；轻风吹拂时，又似管弦丝竹，鸣沙山因此得名。

就在下滑的那一刻，我似乎听见身下传来微弱的响声，窸窣窸窣，嗡嗡嘤嘤，难道这就是鸣沙么？还是我的衣角与干爽的沙粒摩擦的声音？我的身体缓慢地往山下滑去，衣领和鞋子里灌满了沙子，如同沉重的沙漠之舟。我的胳膊和腿摩擦着沙子，如同干爽的沙之浴。那个声音仍在耳边，我俯身、侧耳，聆听，细辨，我听见的并非管弦乐的节奏，莫非“其沙吼声如雷”，而是一种如泣如诉的呻吟和诉说，还有愤怒的尖叫和呼喊……相传党河流域原是一块水草丰美的绿洲，汉代一位将军率领大军西征，夜间遭敌军的偷袭，正当两军厮杀之际，大风突起，漫天黄沙将两军人马全部埋入沙中。悲歌相送，英雄不灭，此后这里就有了鸣沙山。沙鸣来自他们的拼杀之声……

我一时不由思维停滞感官笨拙，身子顿时悬停在沙坡的中段，犹如吊挂在半空。大漠的晚风撩起阵阵浮沙，迷了我的眼睛。声音持续着，犹如一个巨大的气旋笼罩，围绕着我的头顶和耳畔，长长的拖腔，如同空谷足音，或是戈壁深处传来的大漠回声，威严悲切慷慨愤怒。就在那个瞬间，我似乎听见了鸣沙的碎步自远方步步走近，

“哪里有路，哪里就有丰田车”是一句著名的广告语。丰田汽车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是世界排名第三大汽车制造公司，“丰田”也是日本本州爱知县的一个城市名称，这里原来叫做“举母”，早年是一个城堡镇。1938年，丰田汽车公司的总部迁到了这里，20世纪中后期，这里成为日本汽车的主要生产地，于是，原来的“举母”改名为“丰田”。也许你不会想到，“丰田”的老家并不在日本，而是在中国的上海。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结束，翌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生效后，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进入上海。19世纪末，外国人投资建设的轻纺工厂大量建立，上海也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其中，又以日本的纺织工厂居第一。

丰田佐吉家是日本三井财阀的一位机械工程师，也是丰田式自动织机的发明人。1921年，他脱离三井财阀，在日本注册成立“株式会社丰田纺织厂”，在上海汉口路设立事务所，在沪西极斯菲尔路200号（今万航渡路2318号）建立丰田纺织厂，在青岛四沧路设分厂，上海浦东杨树浦路（兰州路）平凉路转角的纬通纱厂，也是丰田纱厂的事业。

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纺织业基地，有大大小小纺织厂数以百计，棉纱棉布的产量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但是，中国没有纺织机器和设备的制造厂，机器

如清雪和细雨落在树叶上，滴滴答答，若有若无，像清代诗人苏履吉的诗句所描述：“雷送余音声袅袅，风生细响语啾啾”……

袅袅？啾啾？正待细细辨识，沙舟突然自行启动，脚下失控一蹬，便迅速溜到了沙山脚下。  
那个声音消失了，就像一个乐章末尾骤然中止的休止符，连震落的余音都没有。月夜已有了寒意，月色迷茫，大漠寂寂，静谧的山谷中，万籁无声。

此刻，没有鸣沙没有流沙没有狂沙，没有任何与沙子有关的声音。只有黑暗中同伴的欢声笑语，刚才那个袅袅啾啾的声音，难道是我的幻觉么？我惊异我惶惑，我，听不懂鸣沙山。

我沮丧地坐在沙地上，开始耐心地清理鞋子里的沙子。很快，每个人脚下都倒出了一小堆沙子。是的，每一个游客无论滑到山脚还是步行到山下，都在无意中削下了一层沙子，裹下一层沙子。哦哦，前来膜拜鸣沙山的人，几乎每个人都要从鸣沙山上带走些许沙子。暗夜灼灼月光如昼，面前的鸣沙山，游人在梁上留下的那一行行凌乱脚印依稀可辨。那些沙子被塞在鞋壳里衣缝里头发里，带到敦煌城，带回我们来的那个地方。鸣沙山每日流失黄沙无数，可是，沙山为什么没有一天天矮下去呢？敦煌遗书载鸣沙山“盛夏自鸣，人马践之，声振数十里”。这鸣沙山终日被络绎不绝的游人蹂躏，为什么却始终巍然耸立完好如初？奇妙的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昨晚留下的那些杂乱脚印宛印，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被践踏被蹂躏的鸣沙山，梳洗打扮后面目一新——犹似杳无人迹的沙峰、缎子般的金山，一道道沙脊如浪涛翻滚，轮廓清晰线条舒缓。沙海澎

起风（韩纸）胡在安「韩国」  
选自二〇一七上海艺博会



## 愚园路的丰田佐吉家住宅

薛理勇

全部依赖进口，于是，纺织机械工程师出身的丰田佐吉家在上海极斯菲尔路工厂建立“铁工部”，开始只是一个工厂的“铜匠间”（这是以前上海人对工厂的机修车间的称谓），以机器维修为主，后来开始生产纺织机器的易损件和其他配件，以后又在日本建厂，生产纺织机器，1937年组成新公司，即“丰田汽车公司”，开始生产军用卡车，以后又先后兼并和收购日本的其他汽车公司，成为日本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丰田纱厂被新组建的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接管，取消原来的纱厂，将“铜匠间”扩建为“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上海第三机械厂”，1946年底，改名为“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上海第一机械厂”，新中国成立后，又更名为“上海第一纺织机械厂”，工厂占地面积8.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八万平方米，鼎盛时期拥有工人三千余名，是中国资格最老的纺织机械制造厂，也是中国最大的纺织机械制造厂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浪潮

湃、沙峰磅礴，坡面上没有一丝波纹和皱褶。

据《沙州图经》记载：敦煌鸣沙山“流动无定，俄然深谷为陵，高岩为谷，峰危似削，孤烟如画，夕疑无地。”描述了敦煌鸣沙山因流沙造成的形状多变。鸣沙并非自鸣，而是风吹动沙子或人与沙面产生摩擦而产生的鸣响，为天地奇响自然妙音，是西域的颂歌是大漠之绝唱。

不，沙子既会歌唱，也能怒吼。那不是琴弦不是妙音，而是“人马践之”的沙发出的呼喊，是沙子的尖叫和抗议、既是念诵也是咒语。我虽然没有听见如雷的鸣沙，但不等于这世上没有鸣沙。

鸣沙山，这一刻，我似乎听懂了你。

但我仍然不明白，鸣沙山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自我复原功能？有人说，那是因为风——是风之手，将沙子一驱赶回它们原来的位置。每夜每夜，风都在沙山重复着同一游戏，乐此不疲。风相信散沙可以任意塑造，当风成为沙子的需要时，沙子就会自己跳跃走动并手舞足蹈。这强悍的粗暴的风，是世上最具破坏力的自然力量，也是一种强效黏合剂。

是的，是风。可是，为什么别处的风没有这般神力，为什么偏偏在敦煌？在鸣沙山？

告别敦煌那一日，在机场偶遇一位甘肃朋友，闲谈时我说起了关于鸣沙山的疑问。他解答说，他恰好对此有过一番研究：由于鸣沙山特殊的地理位置，日间蒸腾的气流在夜间下沉，便生成了小股冷风涡流，来自东南、西南、西北三个方面的风，沿着这一带沙丘的坡地顺势而下，在鸣沙山的谷地交汇。风与风的角逐形成了气旋，气旋像一把巨大的熨斗，来回来去地摩擦，一夜之间，便将鸣沙山“人马践之”的痕迹一一抚平，抹去了沙山的每一道伤痕。所以，鸣沙山每天都是新的……

我恍然大悟却又越发迷茫。风能够把以往的一切全都删除，风过之处，真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么？鸣沙山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佛陀曾曰：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微尘之中，藏有多少我们无法读解的奥秘。

声声驼铃，消失在大漠深处。风已飘然而去，鸣沙山，却无言。

每当听到小雨滴答到院子里那棵山楂和海棠树上，客居北京已数十载的我总想在窗前呆站那么一会儿。这不仅是因为较为干旱的北京很少下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小雨，也不仅是因为它总让我怀念起青少年时期在苏北在上海度过的那些个青涩岁月，更多的倒是它的恬静和散漫、从容和豁达、持久的含蓄和极为谦和的广阔、不露声色的执着和静悄悄地精进博取渗透……总让我感到它冥冥中演示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昭现世间一种生存景象。不必疾风暴雨。也无须电闪雷鸣。貌似与世无争，却坚定地守望着润泽着“麦田的未来”。

它总能让我想起十四五岁时，在皖南山区插队，被调到乡中心小学任教后，跟我同宿舍的一个胡姓教师。胡老师大约三十出头，中等身材还偏矮偏瘦了一些。厚嘴唇。大脑袋。背略有些罗锅。一直单过着。学校里有一些同事不怎么瞧得起他。经常拿他的一些生活琐事上的“陋习”开玩笑。他从不“反击”，甚至都不会立即转身离去。大概是因为我和他都教低年级，校领导把我俩分到一个宿舍里，方便我俩“切磋教艺”。但即便对我这样一个几乎只有他一半大的小同事新同事，他也不会做一点“嘘寒问暖”的事。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就见他在一盏油灯下写着什么。写在各种各样的纸片上。然后锁进一个肥皂箱里。也不许我们碰他这个箱子。时不时能看到他把一卷这样的纸片放进一个土布做的袋子里，带到镇街上的邮局去。过上一段时间，又能“感觉”到他从邮局把这些纸片又带回木箱里。应该是被人退了回来。于是他越来越瘦。脸色也由黄泛了青白。

一次寒假后，他没能及时返回学校销假。随后便传来消息，他得了肺结核。咯血。肺上出现空洞，不止一个。那时候，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人们不再像三四十年代那样把这个病视为不治之症，但在远山区这样贫困落后的地方，却几乎仍然没有治愈的可能。人们开始淡忘他。学校甚至都准备收拾他的“遗物”了。他却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宿舍里。说话都带喘。瘦得没个人样。他嘶哑地告诉我，他活不到年底了。他是来料理我自己的后事的。

他从床底下拽出那个肥皂箱，请我帮他搬到后山上去。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但看他一副恳切的样子，还是在小雨的泥泞中，替他把木箱扛上

# 胡老师的木箱

陆天明

了后山。然后他就点着了箱子的那些纸片。我以为他是彻底自暴自弃了。开始怜悯他。想劝慰他几句。却看到他眼睛发亮了。在火光的映照下，他脸上的神情实实在在地呈现一种少见的欣慰。然后他就躺下了。跪在泥泞中。做出一副默默祈祷的模样。在我帮扶下，他跟踉跄跄地站起，说了声：“谢谢你，小陆，帮了我最后一把。”随后说的话简直让我惊呆了。他说：“我希望真的可以带着这些底稿，到那边去，继续写完它。”“写完它？带到那边去？”我瞪大了眼睛问。“当然。我教了这么些年的低年级，还是有一点体会和想法的。我一直想把它们整理出来。现在只能希望真的能够带到那边去完成它了。”他自嘲地微笑了一下，又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我俩都不再作声。看着小雨把纸片里最后一点火星子淹灭。他才说了句：“现在可以了。可以了……”

后来他再也没回到乡中心小学里来过。应该是到“那边”去了。

那天给少年时期的我的震惊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它突然在我眼里推开了一扇窗或门。这是通向无数极平凡极普通的人的心灵的门或窗。我愧疚自己也跟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同事一样，瞧不起过他。就像我们常常会忽视平淡无数像小雨一样悄无声息地活着的普通人一样。暴风雨的摧枯拉朽，海燕似的刺穿乌云雷暴翱翔，固然值得关注和赞美，而那些灰暗的水泥和砖块则无法让一座大厦呈现金碧辉煌。但正是这一块块灰暗的水泥和“粗陋”的砖块以它们另类式的坚韧和执着，甚至还可以说“牺牲”，构筑起金碧辉煌的底座。

我们看到“普通”的伟大了吗？我们真心承认“普通”之不可或缺了吗？

我们实实在在地愿意用自己的成功去为无数个“普通”作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弥补吗？

我问小雨。它依然悄悄地淅沥着。不声不响地滴答着……

笔会

字或中文名字，但是，丰田佐吉家是日本的著名人物，其中，Mr. & Mrs. A. Nishikawa 就是丰田纱厂的创始人“丰田佐吉家夫妇”。

20世纪后，日本的企业在上海建造了一些日本人住宅，其中有不少是企业老板和高级员工住宅，虹口区多伦路145号是日本三井洋行早期建造的大班住宅，砖木结构二层，青砖与红砖相间清水外墙，以红砖砌筑的连续拱圈外廊，一般认为，这是受到西洋建筑影响的早期日本建筑的特征之一，上海曾经有许多同类的、相似的建筑。多伦路145号一度被误认为是“中华艺术大学”旧址，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召开的地方，1989—2000年，这里作为“左联”纪念馆。后来发现，“中华艺术大学”旧址是现在的多伦路201弄2号，“纪念馆”重新定位，现在是在上海文物局下属历史文化保护中心用房。

愚园路1249弄是日商丰田纱厂自建的“工房”，也就是员工宿舍，其样式与虹口区多伦路145号的三井洋行大班住宅何其相似乃尔。愚园路1249弄沿着街面有围墙分割，弄内的1号和2号是独立的花园住宅，1号的住户是丰田纱厂的副经理 Mr. & Mrs. M. Ishiguro 住宅，2号就是丰田纱厂的创始人和老板丰田佐吉家夫妇住宅，向南还有4排共26幢联排的日式住宅，每幢一个单元，独门独户，如今，里面的联排的房子已经被拆除重建。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